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索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

也少機警有識量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
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
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
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
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
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
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
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
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
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
與雲善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
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
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
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
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
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
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
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

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
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
潔己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
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
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遑
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
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
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祏善祏姨弟徐孝嗣爲曲江
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捷之儼以
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儼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
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
子良邸又嘗接里閈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
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
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
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
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
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卧

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
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
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本荷
襲晉亂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
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
便疏令以余氏資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
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紫極於
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
之今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
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
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
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高祖
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當侍讌高祖謂臨川王
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
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
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
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

部猶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
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辜趣人之急少時與領
軍長史王昶善昶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
喪還家躬營哈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
雲每獻替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
爲郡帝曰庸人聞其相責弄不復窮法當宥
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
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
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

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此亦殊
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
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既
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
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績盈案賓
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
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
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
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

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為之流涕即
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
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
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
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變務登朝具瞻惟允
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斡而舊同論講
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
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
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勑賜謚文有

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
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
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
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減火而晝之所讀夜輒
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
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與宗為郢州刺史引為
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與宗嘗謂其諸子曰沈
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荆州又為征西

記室參軍帶關西令與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
法曹參軍轉外兵竝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
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
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
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
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
得卿談論終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
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李邑
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
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
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
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
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
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
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
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
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

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
引為驃騎司馬將軍故時高祖勳業既就天
允屬約當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
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
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
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
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
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
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
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
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高祖默然音武王伐紂始入民便
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
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
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
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
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
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
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至吾之雲對略同約旨

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與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

正閣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
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
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
部初約父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
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
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眷屬往者
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嵇嶇薄宦事非
為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
縣令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
事求明未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
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景猜之始王政
多門因此誅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
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
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縣車之請事由恩
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
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
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產業行止努

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
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僅免解衣一臥支體
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
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
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
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
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
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見策勉爲言於高
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
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
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
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泊咸得性以爲場
獸因窟而獲騶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
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
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
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
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
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

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
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
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虐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
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
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
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
肇宵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
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
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脩
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衮
隆緜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
保若霣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既西而復
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
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皐而長
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
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
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
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

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
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
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胾始歎絲而
未覩終逌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
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
之初辰值積惡之六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
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
於嬀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
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
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
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
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
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
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
駞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閫豈蓬蒿所能
沒教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
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

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
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
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
之汀濙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
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
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
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觀漸沼沚
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茨芰菁
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
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
陸卉則紫鼈綠葹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脣彘
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
或縈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
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
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翁鬱吐綠攢朱羅窻映
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
紅英於紫蔕銜素蕊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
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

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閒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鷖寒鶒脩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鯈鉅鱯碧鱗朱尾脩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壇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住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竝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爨於曉蓐不抱愁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

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
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
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
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
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
津帶脩汀於桂渚肇舉鋪於彊秦路縈吳而
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
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
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
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
而賦詩或班醢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
葱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
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筭
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
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
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
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
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

之與狐兎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嶫百栱相持皁轅林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崒喬枝拂日嶤嶷岧嶤墜石堆星岑崟崥屼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殊形孤嶝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坰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遂成顛沛於虐豎康斂衿於虛器穆恭己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

而受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怳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橑於巖根或開櫺於木末室闇蘿蔦檐梢松括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彊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牣沼而不網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

晚樹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
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
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
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焰而帶坻
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
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
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罹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時復託
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
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宮靡
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
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
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
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署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
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
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
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

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
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
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榮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
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
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
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
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
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
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
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
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
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
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
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
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

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
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
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通
言十卷論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
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
載而不寤而獨得會於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
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
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
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
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
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
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
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宣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
慄黔黎命懸罍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
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茫雲沈約參預締構
賛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
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蜀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列傳第七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靖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

龔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
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
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
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
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
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
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曰者謬得升降承明
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
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使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
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
幽圄屢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各爲辱
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
迫季秋天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
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搶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
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

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册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

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
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
素專據上流感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
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
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
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
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
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
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
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言馬
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點爲建
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
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州
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
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
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劒之辱紹跨躡四州終
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
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

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撝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爲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縝護軍長史庾弘遠竝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

竝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
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
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
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
帝即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
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
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
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
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

見東昏未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
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
且天時人事尋當飜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
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爲冠
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
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
如故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
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

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
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
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
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
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
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
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蔿襲封嗣自丹陽尹
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
功復封蔿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
也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嘗晝寢夢有
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
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
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
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朝請兗州秀才拜
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
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

無輩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
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
盡禮服闋續遭母憂柴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
草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
初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助其表草其辭曰臣
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
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
氣武皇太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
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拒違於玉凡之側遂荷顧託道寄揚末命雖嗣
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
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
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

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
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
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
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
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
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
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子之道綽有餘裕苟曰
易照敢守難奪帝嘉其辭斤其愠昉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
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
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
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為司徒右長史高祖克
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
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
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
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
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辰肅膺典策德顯功

高光副四海天生之倫庶身有地況昉受教君
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
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
善誥豈直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
淪騎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讎明公道
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繼桓文扶轂神
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首惟此魚
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逢再
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議文

誥多昉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
中尋以本官掌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
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
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
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
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
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
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六
年春出爲壽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

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
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暮歲卒於官舍時
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
祖聞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謚曰
敬子昉好交結嬖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
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
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
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昉

不治生産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
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負聚書
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負聚書
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
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
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閒
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
皆幼人罕贍邨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客問
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

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獸嘯
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
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
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
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
玉牒而刻鍾鼎昔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
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
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
能測而朱益州汨彝叙謨訓捶直切絕交遊
示黔首以鷹鸇媲人倫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
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歎亹亹
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
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偷樂恤其
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
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噏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哲言徇荆

鄉湛士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壳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霄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温燠

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絓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喣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宣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鶵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

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
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
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
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
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
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
三疊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疊也難固易攜讎

訟所聚二疊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疊也古
人知三疊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
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招民譽遒文麗藻方
駕曹王英特儁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
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輯坐客恒滿蹈
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

坂至於顧盻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
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
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
越歸體雒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
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
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去磛絕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
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然絕其雰濁
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
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
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
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
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
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謝朏　弟子覽

謝朏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竝有名前代朏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勑莊攜朏從駕詔使

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
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
復爲舍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
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胐謁旣退粲曰謝
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以
賄見劾案經袁粲粲寢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
輔政選胐爲長史勑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斆彭城
劉俣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
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册高帝進太尉又以
胐爲長史謀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
命之臣以胐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
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
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胐荅曰昔魏臣有勸魏
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
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
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
長史以胐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胐當日在
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胐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
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傔人朏曰我無
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
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
帝請誅朏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
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
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
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
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
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
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
興太守受召便還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
臣皆引參謀策朏內圖止足實避事弟瀹時
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
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
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
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
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

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
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早藉
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
衢拂衣林沚抱箕潁之餘芳甘顦顇而無悶撫
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
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
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朏爲散騎
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竝不屈三
年又詔徵朏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
近故竝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
朏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
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
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
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
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
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
兼擅其美竝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

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
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橡艾世襲青
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
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
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勳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
貧爲恥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
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
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
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竝
補臣府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竝不至高祖踐
阼徵朏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
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竝不屈仍遣領軍
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
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
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
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醼語盡
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
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

道到京師勑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謚曰靖孝朏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子諼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簒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覽字景滌朏弟瀹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閤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

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醼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年夏叙等與合攻沒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臨暑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十二年春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之音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臺中書令子

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跡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韙之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

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
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
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
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位閑而嘉之引爲領軍
公有美政時齊明帝即位聞而嘉之引爲領軍
長史甚見賞納及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
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建武末爲吏部尚書
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
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

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
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昵之如初及祏遇
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
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
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
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既而東昏肆虐淫刑已
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
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
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

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
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
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
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
將軍引參在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戶天監二
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
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
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
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夏高祖讀

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
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嘗尚書左丞范縝起曰
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
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
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
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
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謗
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
久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

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
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
洽羣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
以政道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興裁司徒
臣胐褒舉庶人王亮臣干時頴奉恩留宥隨立
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
陛義深推轂情均灌露酒闌夏罷宴正立記
事在前記言在後彰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
縝言不遜妄陳褒貶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

不有嚴裁憲准將頴縝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
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曲學諛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衒足飾非乃
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哭門墨縗景附
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為禍楯
人而無恒成茲蔽詖日者飲至策勳微賞厚出
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襦
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癈廷辱民宗自居樞憲
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

私訐之談宜寘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縝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録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縝答支離而已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八年詔起爲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匹謚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所生母遘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

永異之及毋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踈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穆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父毋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多爲山水遊會賊唐彌作亂穆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晏爲護軍轉護軍司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穆爲寧朔將軍軍士副嘗僕射沈文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田處分文季悉委穆焉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荊雍諸軍事時雍州刺史曹武度樊城岸以穆知州事魏師退穆還荊州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

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俄進督北徐州兗州冀五州諸軍事將軍並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帥圍城已久城內思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直閤張齊詣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又爲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爲度支尚書

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尚
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
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矣如故時魏寇
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
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
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
徵尚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如穆宅以盛暑留幸
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穆清
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冠軍散騎常侍都督青冀
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
朐山詔穆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鎮北將
軍初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
叛或與魏通既不自安矣且穆寬弛無防僚吏
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穆時年
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穆性烈亮善與人交歷
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
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侯穆者蒲水陸穆單
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穆長女楚

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
刃先父卒稷子崢別有傳卷字令遠稷從兄也
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禄大夫南
鄉僖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
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
徒左西屬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
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
交惡既還聞瑩於懋懋上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
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
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
事黃門郎出爲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
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
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
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
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還爲太
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
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
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
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
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
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
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
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
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
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
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
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
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
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
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武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收拯窮乏齊高帝手敕云

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眞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內史入爲越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

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昌珍國引稷於衛尉府
勒兵入自雲龍門即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
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
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
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
又固讓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鄉體國情
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
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謹在臣舟不敢失墜復
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
侍天監初封灄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
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
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憙魏衆少不
若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為魏
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
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
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
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
陽縣侯邑如前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

右衛率加後軍頃之復爲左衛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爲小將隨齊安陸王華開緬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遥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勳至前將軍出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

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琕母
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
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
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
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
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爲時所知當
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
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
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洽涯縣伯邑四百

戶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
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其
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
胡遊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
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
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
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
超等守三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
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陽仙琕不能救會

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玾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朐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假仙玾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毓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玾與戰累破之毓遁走仙玾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玾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玾云自爲將及居州郡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食屏行則飲食與厮養冣下者同其在邊境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子嶽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荊府司馬垣歷生酗酒

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爲
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
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
稷歸京師稷爲南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
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
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
造王珍國陰與定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
齊自執燭以成謀明日與稷珍國即東昏於內
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
五百戶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
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脩天監二年
還爲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
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爲輔
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還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
使齊置大劒寒家二戍軍還益州其年遷武旅
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
和聚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
平昌破之初南鄭没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

州州鎮章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表陳義租得
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十
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
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
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蜀萌人任
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款
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
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
元法僧遣子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
及宗範逆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
將兵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
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沒於魏
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
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畫頓舍城
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粮資用人無所困
乏既為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
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
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粮食

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宋咸爲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焉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跼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爲直閤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拔爲中兵參軍

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
主朱思遠遊遏江中斷郢魯二城粮運郢城水
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
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
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閤左細仗主
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
直閤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
北掖門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
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
戶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與
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
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
立城爲掎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
能守是夜奔還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
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爲援進據邵
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
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爲左驍騎將
軍尋出爲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

北兗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有功進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爲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詔曰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勤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勳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諡曰忠子澄嗣澄初爲直閤將軍干父憂起爲晉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文並當時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鄴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爲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戍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爲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斑

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師入汶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汶均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鄧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又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汶均均口戍副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高祖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捄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福爲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令道根并領其衆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即位以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三百戶領文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天

監二年爲寧朔將軍南深太守領阜陵戍初
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
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脩城未畢會魏
將党法宗傅竪眼率衆三萬奄至城下道根塹
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
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
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
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
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於是

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韋叡圍合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
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救之道根率衆
三千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
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賊功城
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
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戶進爵爲伯還遷雲
騎將軍領直閤將軍改封豫寧縣戶邑如前累
遷中權中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

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
刺史領汝陰太守政清簡境内安定十一年
徵爲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爲信武將軍宣惠
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爲員外散
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閤十五年爲右
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
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
功諸將讙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
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
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
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
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
宅不營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
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徵時
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
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
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
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跼蹐謝曰臣所

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即幸其宅哭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

西因留爲黔首其後即以康爲姓晉時隴右亂
康氏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
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
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
居于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
父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
守絢少淑儻有志氣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所辟
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三
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宮以舊恩引爲直後以
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
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爲華山太守永元
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
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
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
日持久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
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
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戶除輔
國將軍竟陵太守魏圍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

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關爲魏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衆赴援九年遷假節督北兗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兗州刺史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絢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轉朱衣直閤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

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

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去合脊於中流十四丈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萬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沈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兩陵木石無巨細必盡力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表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鑰復是冬文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復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暈定督衆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閤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

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
堤卉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
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
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秋東注則游
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秋東注又縱反間
於魏曰梁人所懼開秋不畏野戰魏委信之果
鑿山深五丈開秋北注水日夜分流秋猶不減
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
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
就岡壟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
境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
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
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
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
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
子不脩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
流于海祖昨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
爲嚴政十八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

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周捨直殿省普通
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輿駕即日
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
匹詔曰壯袌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
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繿縷輒遺以
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同
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武
征伐累有戰功武爲雍州以義之補防閤出爲
馮翊戍主及武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
亂高祖亦厚遇之義師起板爲輔國將軍軍主
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羊口有邸閣高祖
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弁
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爲直閤將
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
戶除驍騎將軍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
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
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增
封二百戶四年大舉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督

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城内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塡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上輒頹落義之乃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

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衆二十萬
救焉既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脫身奔
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
可勝計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戶遷持
史未拜改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
將軍南兗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爲有司所奏免
其年補朱衣直閤除左驍騎將軍直閤如故遷
太子右衛率領越騎校尉假節八年出爲持節
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本
號還朝俄爲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如故十年
遷右衛將軍十三年徙爲左衛將軍是冬高祖
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明年魏
遣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欲決堰詔假義
之節帥太僕卿魚弘文直閤將軍曹世宗徐元
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又遣大將李平
攻峽石圍直閤將軍趙祖悅義之又率朱衣直
閤王神念等救之時魏兵盛神念攻峽石浮橋

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進遂陷峽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十五年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義之性寬厚爲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俄給鼓吹一部改封營道縣侯邑戶如先普通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詔曰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略沈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幷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賻錢貳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謚曰烈子寶業嗣官至直閤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

是鎮皇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
事有天道矣

列傳第十二